

闻笔

以云为伴

梅桑榆

我喜欢看云。幼年时多幻想，喜欢看云之变幻，于风起云涌，雨霁云停之时，我常仰望看天，看那黑色、灰色、白色以及绚烂多彩之云在空中涌动开阖，亦卷亦舒，且将我的想象赋予那无心之物，默念其像狮、像虎、像龙、像兔、像奔马、像走狗、像雪峰、像黑崖、像厉鬼、像仙子……看云之全神贯注的程度，远胜于听老师讲课与做作业。李白有诗云：“白云见我，亦为我飞翻。”而我却觉得那满天的云竟似乎见我，看它们，而我殷勤地飞翔变幻矣。

我以诗书为伴之后，则由喜欢看云变幻之奇而转为喜欢看云变幻之美。春夏秋冬四季，阴晴雨雪之时，若有闲暇，常看云以自遣。云随季节变化而各异，春云明媚，夏云火热，秋云高爽，冬云沉郁。但由于天气之不同，所见之云又仿佛一幅幅各不相同的图画，各具其美：云淡天高，雨霁风止是一种美；云如涌烟，雨如散丝又是一种美；红云似火，气烧天地是一种美；纤云似卷，朗月舒波又是一种美；孤云独闲，众鸟飞尽是一种美；晚霞千片，秋雁成行又是一种美……云为天衣，万里无云，碧空如洗固然也美，但苍穹却因为少了云而变成了没有任何装饰的裸体，无论是人诗，还是入画，都可能使人感到一种缺憾。

变幻无定的云常能引起我的遐思冥想，可以使我的想象力相对得以发挥。我多年前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：“我不停地写着，思路断了，我就抬头望望窗外的云天。这时我会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就立在那儿，小说中那个想象的世界就在那儿，千军万马在那里驰骋，山水田园在那里再现，人物由小渐大，

向我走来，走来，于是我重又俯身奋笔疾书……”

大自然亘古如斯，变幻无定但却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云可以给我们看云者一丝“前可见云，后可见来者”的慰藉。历史的种种画面，只能借助史籍做间接的想象，而无论是沙场鏖兵，还是长亭送别，古人头顶上的云，是可以我们头顶上的云直接填充的。多年前，我因事去咸阳，当我乘车奔驰在咸阳的郊野上时，我不禁想起始皇称帝、刘项亡秦的时代，两千多年前，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，不正是在这蓝天白云之下上演的么？陶渊明诗云：“遥遥望白云，怀古一何深。”现在看来，望云怀古，不仅仅是古人独有的心境。

云的变幻，往往能够影响人的情绪：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给人以压抑之感，甚至会令人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；而置身于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自然画面之中，即使不是“威加海内”的刘邦，心中大概也会油然冒出几分豪壮之情。古代一些文人常喜借云起兴，赋诗作文。这些诗文至今仍具有颇强的感染力。诵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返”，可以想见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志；吟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可以感受亦官亦隐、吃斋念佛的王维悠闲自在的心境；读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，则可以了解《菜根谭》的作者洪应明淡泊无欲、超然世外的胸襟……

陆游《孤云》一诗有句云：“倚阑莫怪多时立，为看孤云尽日闲。”周作人、梁实秋均将自己的论文集以“看云”名之，看来，古今喜看云者，并非“舍我其谁”。

向走来，走来，于是我重又俯身奋笔疾书……”

大自然亘古如斯，变幻无定但却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云可以给我们看云者一丝“前可见云，后可见来者”的慰藉。历史的种种画面，只能借助史籍做间接的想象，而无论是沙场鏖兵，还是长亭送别，古人头顶上的云，是可以我们头顶上的云直接填充的。多年前，我因事去咸阳，当我乘车奔驰在咸阳的郊野上时，我不禁想起始皇称帝、刘项亡秦的时代，两千多年前，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，不正是在这蓝天白云之下上演的么？陶渊明诗云：“遥遥望白云，怀古一何深。”现在看来，望云怀古，不仅仅是古人独有的心境。

云的变幻，往往能够影响人的情绪：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给人以压抑之感，甚至会令人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；而置身于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自然画面之中，即使不是“威加海内”的刘邦，心中大概也会油然冒出几分豪壮之情。古代一些文人常喜借云起兴，赋诗作文。这些诗文至今仍具有颇强的感染力。诵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返”，可以想见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志；吟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可以感受亦官亦隐、吃斋念佛的王维悠闲自在的心境；读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，则可以了解《菜根谭》的作者洪应明淡泊无欲、超然世外的胸襟……

陆游《孤云》一诗有句云：“倚阑莫怪多时立，为看孤云尽日闲。”周作人、梁实秋均将自己的论文集以“看云”名之，看来，古今喜看云者，并非“舍我其谁”。

人常喜借云起兴，赋诗作文。这些诗文至今仍具有颇强的感染力。诵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返”，可以想见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志；吟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可以感受亦官亦隐、吃斋念佛的王维悠闲自在的心境；读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，则可以了解《菜根谭》的作者洪应明淡泊无欲、超然世外的胸襟……

陆游《孤云》一诗有句云：“倚阑莫怪多时立，为看孤云尽日闲。”周作人、梁实秋均将自己的论文集以“看云”名之，看来，古今喜看云者，并非“舍我其谁”。



北国家园(国画) 吉鹏

在湖畔，我不时仰望那忙碌且悠闲的鸟儿。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只知道它们的形态、啼鸣各异。不停地飞，也常常地唱。可以说一路飞翔，一路歌唱了。

时上时下，时左时右，不慌不忙，不徐不疾。两只翅膀，忽扇着两道弧，传递着鲜活、轻盈的气息。我的心脏、血脉，受到了震颤、吹拂、沐浴。

有的像在吁口哨，有的在吹短笛，有的在敲梆子，有的在弹琴，有的在呢喃。有的粗犷、直率、豪迈、真诚、朴拙，有的袅娜、含蓄、细腻、缠绵、玲珑。不事雕琢，发自心声。百鸟百舌，才构成风格各异，纷纷纭纭的大千世界哟。

大自然之所以至真至美，就是因为包容了和而不同的姿态、颜色、声音。

竟有几次，就在我静静地守望晨曦送别夕阳时，多情的海鸥，不经意间，倏然从我的胸襟间，亲近地打了个旋儿，待我发现，早已经飞向湖之上空了，我便惊喜地鼓掌、呼喊，太好了，感谢你，欢迎再来。已经离我而去的海鸥，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看到了我的欣喜，便用曼妙柔媚的鸣声亲切地回应了我。

是骄傲地讴歌，深情地呼唤。展示着乐观、开朗、自信的身影和笑容。是天意默契，还是偶然邂逅？生命的大手笔写意，点拨了我，心灵旅行，也当这般的

无牵无挂，无拘无束，潇洒自由。

飞翔剪影掠过我的视野，诗情画意留驻我的心房。像袅袅娜娜的风，像温温婉婉的雨，有了它，我心滋滋润润，没有它，我心里空空落落。

暮色降临，祝福晚安。曙色初升，带来祥瑞。晴日，披着霞，沐着风。雨天，敞开了歌喉，唱出了清脆的心声。风疾，一般的鸟都隐遁了，海鸥却依然在空中矫健地蜿蜒。翅膀显示着矫健，刚劲，身形张扬着大气，轨迹含蓄着智慧，上下转弯诠释着灵巧，浑身闪烁着灵动，歌喉洋溢着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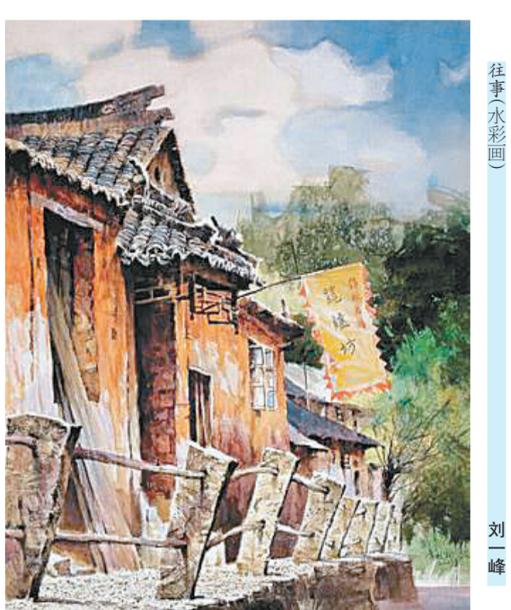
风雨洗亮了眼睛。最是那转弯的一瞬间，划出了半个圆，半个弧线，无痕迹，却留下了足迹，掀起了波澜，荡起了诗情。

上苍啊，给我一双翅膀吧，我要飞翔。

形体的我，蠢笨臃肿，在平原上行走，而且踉跄趑趄，要飞，岂不是梦想么？

上帝给人以心在于记忆，给人以脑在于想象。那就叫我展开想象的翅膀，穿过晨曦与星光，将生命的光影留在湖畔，留在旷野，留在今天，留在未来，留在键盘。

灵感不会终止。想象没有归宿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向辽阔，飞向遥远，飞向空冥，飞向梦幻。



往事水彩画 刘一峰

修鞋，是都市生活中常见的一个行当。

旧时，郑州几条主要街头就有身背木箱坐推修鞋的匠人在等活，其所做之活除缝绽外，还有订前后掌及给新鞋定扁掌等。

郑州商业随着火车的到来而兴盛，四面八方的中外旅客和货物汇聚于此，西式皮鞋开始进入市场。由于皮鞋在当时比较昂贵，要请专门的皮鞋匠进行修理。随后修鞋这一行当很快发展起来，修鞋人开始在火车站附近的热闹场合吆喝着来揽活，遇有活计，放下木箱，坐在小马扎上就干起活来，顾客尊称他们为“修鞋匠人”又叫“修鞋匠”。匠人自带的木箱中不同抽屉里放

着大小工具有：剪子、钳子、起子、锥子；还有撞刀、榔头、麻绳、皮绳、丝线、弯针、石蜡、皮跟、皮掌、胶水等。此外还备有大大小小的皮子块、旧轮胎等，都是补鞋用的材料。最重要的还有一把修鞋必备的工具铁拐子，两头是两只鞋底形的铁鸭子嘴。用的时候夹在腿间，可将要修的鞋底儿朝天地在套在鸭嘴上，修起鞋来很方便。

据老街坊说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南方几省来郑修鞋的较多，他们修鞋技艺给老郑州人留下深刻印象。1925年在五虎庙附近(现二七广场)，有一家湖北汉川人郭修成开的“修成记”修鞋铺，有一手娴熟的修鞋技术，所修的皮鞋特别注重保证质量而相当出名。昔日皮鞋多草底，在订补前掌时，先将鞋掌需修理部位的旧底割开，挑尽线头，翻开前掌底皮，再换上新底草，并将其靠鞋启处片成薄片，插入鞋帮与后掌的缝隙之间，再摊开旧皮，从腰档齐鞋启处割开，以细线将前掌草编好，钉牢鞋帮，最后上色、打蜡、擦鞋油。这样精工细修的皮鞋底与新鞋无异。虽然修鞋工价略高，但顾客都乐于找他。所以修鞋去“修成记”的口头禅，由于“修成记”修的皮鞋受到顾客好评，闯出名声。1930年，“修成记”在修鞋的基础上，又开始扩大生产皮鞋，小生意做成了大买卖，一个个顾客都不禁竖起大拇指，啧啧称赞“修成记”。

旧时，修鞋行业所用的专用工具铁拐子，修鞋匠都称它是“八仙”中李铁拐所用之物，故被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，受到供奉。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，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，来到村小小学念书。我就读的学校地处穷乡僻壤，师资力量本就薄弱，再加上不久之后出现的“文革”乱局，教师队伍更是青黄不接。在诸多老师中，只有尚老师和李老师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。

我入学的第二年，尚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。尚老师名鹤翔，人如其名，温良儒雅。他大概有三十六七岁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对学生从未大声呵斥过。那时学校与其说是读书育人的地方，倒不如说是刀兵相见的战场。师生分成两派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谁占谁的地盘大，谁动员的学生和家长多，谁就可以“占山为王”。李老师是某造反派组织的掌门人，为扩大队伍，曾多次动员在师生中极有威望的尚老师入伙。然而，任凭李老师磨破了嘴皮，尚老师丝毫不为所动，哪个派别也不参加，始终保持中立。

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上，多为领袖语录，再附加一些批判文章。尚老师曾私下对我说，毛主席著作要学，但其他文学作品也要看。当时能够说出这种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。但那时文学经典已被当做封建糟粕付之一炬，就连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等红色经典也遭到批判、难见踪影。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后，尚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从我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。翻开红色封面，里面却是一首首手抄的古代诗歌。尚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现在实在找不到可读的课外书了。这是我凭记忆抄写的古代诗歌，你拿回去好好读读吧！”在这册“手抄本”里，有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也有孟浩然的《春晓》，还有柳宗元的《江雪》以及广为流传的“锄禾日当午”……尚老师不但在每个字上面标注了拼音，还在每首

南疆战事正紧，亲戚朋友很为我担心。但由于部队地处海岛，交通不便，信件往来十分困难。忽一日，我收到一封落款为县教育局的来信，字迹非常熟悉。拆开一看，原来是已调入县教育局的尚老师从学区那里意外得知我参军的消息，又辗转打听到了我的通信地址。想不到时隔十余年，尚老师还依然牵挂着他的学生。在烽火连天的岁月，能够收到敬爱的老师充满鼓励和热切希望的来信，怎不令我分外惊喜和感动！自此以后，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当我遇到失意坎坷时，是尚老师给了我一次次热情的鼓励；当我迈入人生的坦途时，又是尚老师不断给我敲响警钟，使我能够低调做人，谨慎处世。尚老师不但我知识的启蒙者，也是我人生的领路人。

几十年过去，很多世事都已化为过眼云烟，但我对尚老师的感念之情却愈久弥深……

的结果，在两千至一万六千公里的高空，仍然存在空气的痕迹。

地有多厚呢？科学家们推断：根据地质结构，地球内部可分为地壳、岩石圈层、中间层和地核等不同性质的同心圈层。地壳在大陆上平均厚度六十多公里，而岩石圈层是从地壳以下到深达一千二百公里处的圈层。在岩石圈层以下到离地面二千九百公里间，叫中间层或中间带。中间层以下到地球中心部分是半径达三千四百七十一公里的核心，就是地核——外核平均厚两千二百公里，内核半径约一千二百七十里。目前，人类最深钻井为八至十公里，还远远没有突破地壳。

诗的最后写下了注释说明，并配上了形象鲜明的插图。白天上课时，我用心地去读毛主席的“老三篇”，到了晚上便就着昏黄的煤油灯，从“手抄本”里汲取着文学的营养。

尚老师为人和蔼，从不与人计较长短，但有一次却因为我，与李老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我与同班同学大乾上山为生产队的牛打草。路过山坡旁一块红薯地，我俩好奇地爬上红薯地，小心翼翼地扒了起来。而扒出来的红薯根上只是结了零碎的几颗如花生大小的果实。当我们正准备把扒出来的红薯重新埋入地下时，突然听到身后炸雷般地传来一声喝问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！”我俩扭头一看，原来是同校读书的五年级学生黑蛋。望着黑蛋刀子一样的眼神，我俩百口莫辩，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才好……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二天黑蛋却向已担任一校之长的李老师说告了密，并添油加醋地说我俩每人偷了一颗大集体的红薯。李老师说他不回青红皂白，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，对我俩展开批判。放学的路上，我俩吓得哇哇大哭，我们毕竟才是七八岁的孩子啊！我感到万般委屈：从我记事起，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要热爱集体，宁肯饿死也不能侵占集体的财产。父亲是生产队干部，掌管着生产队粮仓的钥匙，在处处闹饥荒的年代，父亲宁肯吃野菜啃树皮，也从未私自动

用集体的粮食。在学校，我每次都被评为“五好”学生，可一夜之间我怎么就成了一名“坏分子”了呢？

尚老师去找李老师说情：“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孩子，他们毕竟年龄小不懂事。再说我已经严厉地批评了他们，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。”但李老师固执己见。尚老师火了，几乎是吼叫着对李老师说：“如果非要巡回批斗他们不可，我也陪着我的学生挨斗！”在尚老师的据理力争下，李老师只好作罢。是年底，尚老师便调离了我就读的小学。

尚老师调走后，一直没有他的音讯。1978年12月，我应征入伍。时值

“天高地厚”科学解

王道清

“不知天高地厚”这句话是对那种无知无识、妄自尊大、毫无自知之明的人的一种通俗的贬称。但，天究竟有多高，地到底有多厚？这却非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科普问题。

那么，天到底有多高，地究竟有多厚呢？

天高，从地面算起，通常是指到大气层的高度。过去认为厚约八百公里，以后探测到在距地面一千至两千公里处仍有空气存在。尔后根据人造地球卫星、宇宙火箭和宇宙飞船考察

女真，分为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。其中，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实力最强，东海女真，就成了其他两个女真部落的争取对象。

东海女真觉得被其他两个女真部落吞并，不如主动投靠。他们掂量来掂量去，还是选择投靠努尔哈齐。

努尔哈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壮大自己实力的机会。于是，他派出舒尔哈齐、长子褚英、次子代善、义子扈尔汉、大将费英东、扬古利、常书等人，率部众3000人，前去迎接。如此高规格，一是表示诚意，二是表示尊重。

就在众人行军过程中，突然一道白光，掠过军旗。

资格最老的舒尔哈齐提出另择黄道吉日出征，也是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将们的真实想法。常书和纳齐布支持舒尔哈齐的建议。

但是，作为满洲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，有可能成为未来接班人的褚英，根本不信这一套。他觉得，就因为一道白光，就退而不去，会让老爸瞧不起自己，怀疑自己难当大任。

在圈子里，很多人都明白，褚英是努尔哈齐刻意培养的接班人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自己已不支持褚英，等褚英接班掌权之后，肯定会和自己算这笔账的。

于是，大部分人都选择支持褚英和代善，继续前进。

在圈子里，人们都愿意为了前途烧红烛，谁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暖冷锅？

迎接东海女真归顺建州女真的所有事宜，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但是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他们却遇到了海西女真乌拉部的拦截。

经过一番恶战，博克多父子当场战死，贝勒常书父子、胡克布被擒，共斩乌拉军3000人首级，获战马5000匹、盔甲3000副。

乌福崖一战，褚英、代善迅速捞足政治资本，尤其是褚英，为自己奠定了成为建州圈子里二把手的基础。此战也让努尔哈齐抓住舒尔哈齐的把柄，将其踢出权力核心。

努尔哈齐见儿子们已经能担重任，舒尔哈齐对他来说，已经可有可无。并且，在他实现圈子里大权独揽、政事独断的过程中，舒尔哈齐已经成为他的最大障碍，于是将舒尔哈齐踢出局便顺理成章了。

在一个圈子里，和一把手不是一条心的二把手、或者让一把手不是

放心的一把手，是最难受的。让一把手怀疑，又遭到三把手挑战的二把手，日子更是没法过的。

建州圈子里的二把手舒尔哈齐，不但遭到一把手努尔哈齐的怀疑，又遭到三把手褚英的挑战，处境越来越难了。

褚英对付舒尔哈齐这样有实力、有威望、有人缘的二把手，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刀砍，而是用水煮。

只要有合理的理由，儿子是一定要提拨的。鉴于褚英、代善在乌福崖战斗中的突出表现，努尔哈齐封褚英“阿尔哈图土门”的称号，阿尔哈图土门就是足智多谋的意思。封赠代善“古英巴图鲁”荣誉称号，翻译过来就是钢铁英雄。

有奖就有罚。努尔哈齐以“逗留、畏战”的罪名，逮捕了常书、纳布齐，要处死他们。

在一个圈子里，如果不站在一把手的队列里，无论你有再大的能力，为圈子作多大的贡献，都是无用的。

从那以后，舒尔哈齐就成了建州圈子里的闲人。同时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人，让他赋闲在家，就等于要了他的命，牢骚、抱怨自然会有。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与其这样苟活，还不如去死。”

自从1606年努尔哈齐被蒙古喀喇喀

五部推为“昆都伦汗”之后，他已经由满洲之主变成了满蒙之主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努尔哈齐为了在圈子里树立他的绝对权威，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与他平起平坐的。那么，能跟他平起平坐的舒尔哈齐，自然成为他的重点打击目标。

努尔哈齐要铲除舒尔哈齐，不是不想下手，只缺合适的借口。

努尔哈齐心里很清楚，舒尔哈齐走到这一步，完全是被他逼的。他这两年做的所有决定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弟弟的感受，更没有考虑过乌拉部的利益。如果他是舒尔哈齐，早与他公开宣战了，根本不会这样忍耐、等待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改变上。

现在，如果努尔哈齐对舒尔哈齐动手，结果只有一个，会把这位满洲名将送到大明，或者送到乌拉部。这样，就不是满洲少了一个闲人那么简单了。

老实人是可以欺负的，但把老实人逼成魔鬼，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。

雷诺说：“那是那是，富鱼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哪能让朋友吃我汤剩菜。”

李清腼腆地谢了雷诺。

会计出纳让李清挨着她们俩坐，可被富鱼按住了。

“就坐我边上。”

李清只好在富鱼身边安顿下来。接着，富鱼就把李清在编辑部的他看稿子，还有被老谈强拉来吃饭的过程，渲染了一番。

富鱼说：“我敢保证，李清如果你是个男作者，他会请你吃这顿饭？”

一直没有发言的会计插话说：“别把人想象得那么坏，不一定就你说的那样。”

富鱼又把一支烟插在嘴唇上，却找不到火。李清看见火机在一张餐巾纸上点烟，就拿出来帮他点烟点上。富鱼吸了一口烟，跟李清说：“雷经理让我讲课，李清和江大佑你们也顺便听听。”

雷诺带头给富鱼鼓掌，大家都为他拍了巴掌。

富鱼把光头发往住后甩了甩，然后说：“别看我有些愤世嫉俗，我是故意用我这样的脾气把品格擦亮你们知道不知道？眼下的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是德行，是操守。”富鱼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先说农村，父子反目，兄弟成仇，一片都是泥污。”

雷诺说：“这个他说的得是有点儿女火。”

富鱼说：“你说过火？我看你才是脱离实际生活。”

雷诺又说：“哪有父子反目兄弟成仇那么严重。”

李清插言讲了发生在她家乡李桥村的一个事，正好佐证了富鱼的观点。

李清说：“我们家后街姓李的哥俩，东西院住着，东院有个老母鸡总去西院的鸡窝下蛋，西院当娘子的图小，死活不承认东院的鸡过来下蛋了。当弟妹的更是个要强的，这么一来，铜锅碰到了铁刷子，她俩间就接二连三吵了好些天，脸是崩了，也没吵出个里来。两个娘儿们晚上都跟自己的爷们儿委本。开始的时候哥俩没往心里去，可是，时日长了，哥俩就打起来了，哥哥先动手打了弟弟一嘴巴，弟弟更不受屈，当头像了哥哥一棒子，手重了，当时哥哥就背过去气了，再就慢慢过来了。这不，为了几个鸡蛋，哥哥让弟弟打了，弟弟被抓起来了。”

富鱼说：“你说过火？我看你才是脱离实际生活。”

雷诺又说：“哪有父子反目兄弟成仇那么严重。”

李清插言讲了发生在她家乡李桥村的一个事，正好佐证了富鱼的观点。

李清说：“我们家后街姓李的哥俩，东西院住着，东院有个老母鸡总去西院的鸡窝下蛋，西院当娘子的图小，死活不承认东院的鸡过来下蛋了。当弟妹的更是个要强的，这么一来，铜锅碰到了铁刷子，她俩间就接二连三吵了好些天，脸是崩了，也没吵出个里来。两个娘儿们晚上都跟自己的爷们儿委本。开始的时候哥俩没往心里去，可是，时日长了，哥俩就打起来了，哥哥先动手打了弟弟一嘴巴，弟弟更不受屈，当头像了哥哥一棒子，手重了，当时哥哥就背过去气了，再就慢慢过来了。这不，为了几个鸡蛋，哥哥让弟弟打了，弟弟被抓起来了。”

连载

小城文人

吴海中 著

雷诺说：“那是那是，富鱼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哪能让朋友吃我汤剩菜。”

李清腼腆地谢了雷诺。

会计出纳让李清挨着她们俩坐，可被富鱼按住了。

“就坐我边上。”

李清只好在富鱼身边安顿下来。接着，富鱼就把李清在编辑部的他看稿子，还有被老谈强拉来吃饭的过程，渲染了一番。

富鱼说：“我敢保证，李清如果你是个男作者，他会请你吃这顿饭？”

一直没有发言的会计插话说：“别把人想象得那么坏，不一定就你说的那样。”

富鱼又把一支烟插在嘴唇上，却找不到火。李清看见火机在一张餐巾纸上点烟，就拿出来帮他点烟点上。富鱼吸了一口烟，跟李清说：“雷经理让我讲课，李清和江大佑你们也顺便听听。”

雷诺带头给富鱼鼓掌，大家都为他拍了巴掌。

富鱼把光头发往住后甩了甩，然后说：“别看我有些愤世嫉俗，我是故意用我这样的脾气把品格擦亮你们知道不知道？眼下的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是德行，是操守。”富鱼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先说农村，父子反目，兄弟成仇，一片都是泥污。”

雷诺说：“这个他说的得是有点儿女火。”

富鱼说：“你说过火？我看你才是脱离实际生活。”

雷诺又说：“哪有父子反目兄弟成仇那么严重。”

李清插言讲了发生在她家乡李桥村的一个事，正好佐证了富鱼的观点。

李清说：“我们家后街姓李的哥俩，东西院住着，东院有个老母鸡总去西院的鸡窝下蛋，西院当娘子的图小，死活不承认东院的鸡过来下蛋了。当弟妹的更是个要强的，这么一来，铜锅碰到了铁刷子，她俩间就接二连三吵了好些天，脸是崩了，也没吵出个里来。两个娘儿们晚上都跟自己的爷们儿委本。开始的时候哥俩没往心里去，可是，时日长了，哥俩就打起来了，哥哥先动手打了弟弟一嘴巴，弟弟更不受屈，当头像了哥哥一棒子，手重了，当时哥哥就背过去气了，再就慢慢过来了。这不，为了几个鸡蛋，哥哥让弟弟打了，弟弟被抓起来了。”